

热点话题

刚过去的春节,中国互联网上,人们为一个上海姑娘吵得不可开交。据这个上海姑娘网络自述,她跟男朋友去江西农村,结果被那里糟糕的饮食和生活环境吓坏,仓皇逃回上海分手。

尽管事件真实性还有争议,但无数人被此话题吸引。它戏剧化地将中国城乡差距凸现出来,不仅是物质层面,还有精神层面的。这些平时被忽视和遮掩的矛盾,因为春节城乡之间的一场大迁徙,因为很多已变身城里人的乡下人回归,而有了一次被发现、被呈现的机会。

这些舆论喧嚣背后,其实有个不容忽视的大共识——现下中国的农村还有很多问题,分歧只在于如何发掘这些问题,能否找到治愈良方。就此背景而言,春节“还乡体”有其积极意义。无论还乡人什么身份,写文章什么动机,一年能有舆论聚焦一次,总比过寂寥无声;所以要探讨的,不是“还乡体”的所谓姿势或情怀,而是所提出的现象是个案还是普遍,说的不对可以批评,没有提出理性解决方案其他人可以跟进。

百年前,胡适发表著名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尽管这一主张历经争议,而今回望,却不失理性和启发。对于纷繁复杂的农村问题,说情怀扯理论意义不大,要有人踏实投入心力去研究,去拿救治方案。有留守儿童、农村养老、婚嫁嫁娶等老问题,也有民间借贷纠纷、企业倒闭打工难等新问题。老问题

焦点评论

中共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纪委在系列专栏《忏悔与剖析》中提到,早在1992年时,王敏就已经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据此,王敏被“带病提拔”的历史长达22年。

从中纪委披露的材料来看,有着22年“病史”的王敏确实“病”得不轻,“胆子”大到把“神经”也压麻了——仅十八大以后收的购物卡就多达173张,占其收受购物卡总额近四分之一;收受商人、官员贿赂200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12.1%——堪称利令智昏。外界不知道王敏的胆从何而来,是否与22年的“带病提拔”历史有关,不过,经济学视野下的腐败,成本绝对是重要因素。腐而不究,甚至“边腐边升”,好人也会慢慢变坏。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没有哪个官员一上台就是胆大包天的腐败分子,食欲的胃口都是被一步步撑大的,王敏也不例外,他的腐化堕落正是1992年和几个商人一起去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开始的。假如,当初就有人“拉拉袖

带病提拔,有病的不仅是被提拔者

子、咬咬耳朵”,及时点醒他,王敏会不会走到今天?只是,历史不能假设。而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有一种外部力量对官员所犯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能够提前介入,抓早抓小抓预防,对阻止该官员继续滑向腐败深渊是有益的。问题是,谁来担当这种角色。体制内有纪检监察部门,体制之外,较为合适的是舆论监督,可惜这股重要力量并没有被充分激活,事后监督的补位,难以代替事前监督的缺位。

王敏长达22年“带病提拔”的历史,带来另一个沉重的拷问: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王敏这种人一步步拉到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这一重要位置——是组织人事部门失察,还是有个别人对他“情有独钟”?提拔、任用王敏这种人,是否应该有人出来负点责任?这种情况以后能否避免?至少,它是“用人失察”。王敏身上问题这么多、时间跨度这么长,用人者一点都不知情吗?说不过去吧。如说不知情,那就是失察,就是用用人者没有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只要有合理的纠错机制,偶然失察导致官员“带病提拔”不可怕,可怕的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闹剧一再上演,它隐喻着干部提拔任用机制出了毛病,这远比个别官员腐败更加严重,治理难度也更大。 □连海平

所谓农村问题,都是中国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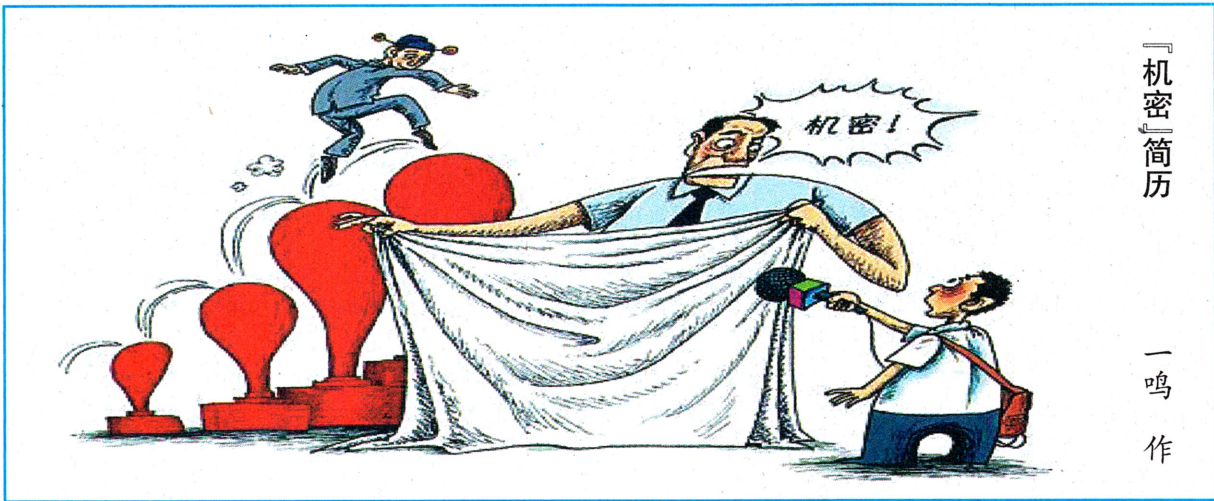
累积愈发严重,新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新旧叠加,令很多农村不堪重负。

“还乡体”并非无病呻吟,也不是春节点缀舆论的花絮。这些文章可能只提及表象,其下潜流更为激荡,更需要重视。所谓农村问题,都是中国问题。这并非玩文字游戏,也不是从属意义上的提法,而是说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不能再以城乡割裂的思维,寄望于将某几个农村问题拿出来单项解决,而要纳入整个国家的治理框架。诸如最受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抚养、教育,都很难在农村就地解决,只能通过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让孩子和父母一起“城市化”。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6.1%,数字上过半的人已经“城市化”,这一趋势还在继

续。看看每年春节期间的大迁徙就知道,“城乡一体化”并非空泛官话,而是无数农村人用脚走出来的现实。只是这现实很多层面还未得到制度的认可和尊重。农村的很多问题,正源自“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割裂;农村的很多病象,病根是在城市。

所谓农村问题,都是中国问题。关注农村,不需要特别的悲情,也不能延续过去扶贫救助式的思维。真正关注农村的人,所呼唤的不是原始的田园牧歌,而是属于现代人的安全感、自由感。还权于民,让农村人对自己的土地、财产、迁徙自由有更多的话语权,消弭权利方面的“城乡差距”,是解决农村问题,是完善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可突破之径。 □丰黄



『机密』简历 一鸣作

打击医院号贩子,莫要一阵风

春节刚过,刚刚遭重拳打击的医院号贩子就又死灰复燃了。有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号贩子们纷纷准点“上班”了,而且明目张胆,有的公然在医院门口招揽“生意”,有的则组织人手在挂号大厅内排队,看起来是那么有条不紊。

卫计委对号贩子“零容忍”的声音还余震于耳,打击号贩子的8项措施也还飘着墨香。可是号贩子却又卷土重来,现实的残酷不能不提醒我们,对于号贩子的打击,绝不能一阵风。

追溯号贩子的历史,在我们国家出现也不过二十来年。在公费医疗的年代,医疗资源虽然更为短缺,但基本没有号贩子这事。启动医疗改革后,参保患者可以挑选医院,挑选医生后,那些口碑好,实力强的医院

专家就成为了大家求医的首选,专家号变得尤其稀缺,从而催生了大量号贩子。

对于号贩子,其实从它产生开始,就始终被视为城市管理中的毒瘤,常常对其施以专项打击。早在1998年,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就针对同仁医院的号贩子展开打击号贩子的统一行动,抓获“号贩子”138名。此后,几乎年年都能看到号贩子被打击的新闻。但令人遗憾的是,每次打击之后不用了多长时间,同样的问题又再次上演。

所以,对于号贩子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一次次的专项打击,而要有长效机制。

首先,要尝试将专项治理常态化。在号贩子高发的几家医院固定警力,长期对这些医院实施监控,特别是在重要时段、重要区域进行监管,以期早发现号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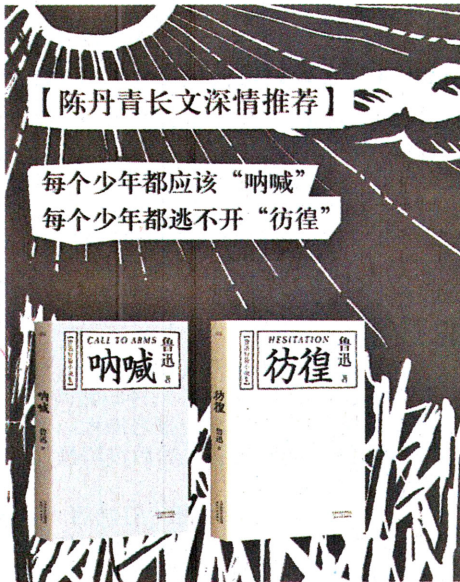
其次,加大对累犯的监管。目前,我国对号贩子的惩处,主要是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第23条的相关规定,对于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足以对号贩子造成威慑。

其三,还是需要运用经济手段增加号源。根据号贩子炒作的价格,给知名专家设定一定数目的特供号,鼓励这些知名专家增加门诊次数,号源增加了,号贩子的运作空间就减少了。

最后,尽快建立规范的转诊机制,将专家号主要面对经过初诊,确实需要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在源头上减少对专家号的需求。

号贩子是我国现行医疗体系下的特定产物,不但需要有关部门持续花大力气进行打击,还需要从制度上消灭产生他们的土壤。否则,号贩子与管理者之间就会不断演绎出老鼠与猫的追逐戏码。 □郑山海

阅读《呐喊》《彷徨》的记忆



将近一百年前,1918年,鲁迅写成他的《狂人日记》,自此连续发表“小说模样”的文章。1923年、1926年,北大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

将近五十年前,1966年,“文革”爆发,所有孩子高兴地辍学了。我猫在阁楼的昏暗中,一页页读着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完全

相信沦亡的孔乙己、疯了祥林嫂、被斩首的夏瑜……都是旧中国的鬼魅,我一边读,一边可怜他们,也可怜鲁迅:他居然活在那样黑暗的年代!

同期,“社会上”流传着旧版的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萧红……我不知道那就是民国书,零星读了,都喜欢。不过,最令我沉迷恍惚的小说,还是鲁迅。单看书名就有魔力,“呐喊”,而且“彷徨”,天哪,我也想扯开喉咙乱叫——虽不知叫什么,为什么叫——我也每天在弄堂里百无聊赖地乱走。

我不懂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只觉得活活看见了书里的众生——那位暗夜里抱着死孩的寡母单四嫂子(乡邻“蓝皮阿五”动她的脑筋),那群中宵划船去看社戏的孩子(从河边豆田偷摘而旋即煮熟的豆子啊)……我确信书中那个“我”就是鲁迅,我同情他躲开祥林嫂的追问,在我的童年,街巷里仍可随处撞见令人憎恨的痲婆。这个“我”还在酒桌上耸耳倾听另一位食客上楼的脚步,而当魏连殳被军服装殓后,他会上前望一眼亡友的死相。那是我头一回读到尸体的描述,害怕,但被吸引。

合上书本,瞧着封面上鲁迅那张老脸,我从心里喜欢他,觉得他好厉害。

我已不记得六十年代小学语文课文——对了,有那篇《故乡》。中年后,我童年的穷朋友也如闰土般恭恭敬敬,起身迎我,使我惊异而哀伤——八十年代后的中小学生会被《故乡》吸引么?实在说,我那一代的阅读语境,永不复返了,那是前资讯、前网络时代。如果今日的学生厌烦鲁迅,与之隔膜,我深感同情。除了我所知道的原因,我想了解:那是怎样的一种烦厌。

近时果麦文化告知,新版《呐喊》与《彷徨》面世在即,要我写点什么。我稍稍吃惊,且不以以为然。近百年来,解读鲁迅的文字——超过原著数百倍——无论如何已经过时了,失效了,除了我辈与上代的极少数(一群严重过时的人),眼下的青年完全不在乎关于鲁迅的累累解读。眼下,倘若不是言过其实,《呐喊》与《彷徨》遭遇问世以来不曾有过的冷落(直到八十年代末,它们仍然唤起必读的尊敬与爱),鲁迅的读者即便不是大幅度

丧失,也在逐年锐减(太多读物挟新生的读者,逐出了鲁迅)。近年我以另一种理由,可怜鲁迅。我曾议论他,但不谈他的文学:我不愿加厚那淹没鲁迅的附着物。

当我五十年前阅读他,《呐喊》与《彷徨》经已出版四十年:这是鲁迅无法望见的历史。当初他嵌入小说的记忆,潜入被他视为昏暗的晚清,停在十九世纪末;此刻,我的记忆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正是死后的鲁迅被无数解读重重封锁的时期,他因此一步步令日后的青年倍感隔膜。

我庆幸儿时的阅读:“文革”初年,一切文学解读暂告休止,中小学停课,没有课本。没人扼着我的脑袋,告诫我:孔乙己与阿Q“代表”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就是文学——新版的《呐喊》与《彷徨》旨在挽回文学的鲁迅么?近时回想这些熟悉的篇什,我的感喟可能不在文学,而是时间。

在《明室》的开篇,罗兰·巴特写道:有一次他瞧着拿破仑幼弟摄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照片,心想:“我看到的这双眼睛曾亲眼见过拿破仑皇帝!”这是过于敏感的联想么?它提醒的是:在时间中,人的联想其实有限。阅读古典小说,譬如《水浒传》、《红楼梦》,甚至略早于鲁迅的《老残游记》与《孽海花》……我们够不到书中的“时间”,可是经由巴特的联想,我似乎找到我与鲁迅可资衔接的“时间”:它直接勾连我的长辈——《彷徨》出版的翌年,1927年,木心出生了,属兔;又过一年,我父亲出生,属龙,而鲁迅的公子周海婴诞生于下一年,属蛇……我有幸见过晚年的海婴先生,彼此用上海话笑谈。

但在连接三代的“时间”之外,还有什么? “秩秩千干、幽幽南山”,“粤有盘谷,生于太荒”,这是鲁迅幼年必须熟读的句子,之后,他写出了《呐喊》与《彷徨》。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我幼年必须熟读的句子,之后,我读到了《呐喊》与《彷徨》。

现在的孩子熟读什么句子?他们长大后,如有万分之一的青年选择新版《呐喊》与《彷徨》,而且读了进去,他们如何感知远距鲁迅的时间,包括,远距我的童年的那一长段岁月? □陈丹青

《老长安》第二部出版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由长安政协精心编撰的《老长安》第三部约五十四万字的《重大事件篇》近日出版发行。该书重点介绍了发生在长安大地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大事件、编纂者按照“三亲”的要求,认真撰写。从辛亥革命、白朗起义、镇嵩军围城、红军过长安、解放长安到长安农民协会、地下党在长安的革命活动、“大跃进”“社教”及“民国十八年大饥馑”、“霍乱疫情”、长安卫生模范村、农业互助组、合作化、石砭峪、大小峪水库工程、沿山改土大会战、“三六带套种法”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100年中长安发生的重大事件,旨在反应长安社会历史发展轨迹,激励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改革,奋勇前进,讴歌了长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每小平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吸引着我的目光,牵引着我的脚步,让我一路向前从不疲倦。

爱书的习惯久矣。喜欢安静地抱着书,目不转睛地读着,或浅笑,或深思,或拍案击几,心有戚焉。一想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些单纯可爱,像水晶般晶莹剔透的人儿;还有甘为人生受苦却从不言痛的勇者;还有,喜欢停下脚步,看花间草间云游星的重童儿;这些有趣可爱的人,有着相同的爱好,我的内心总感到欣慰。

总是幸福的认为,不管何时何地,书籍会一脸真诚,满面笑容地在灯盏下等着我。不急不躁,满面春风。不管我来不来,它就在路口等着我。当凌乱的思绪在长夜郁郁独行,书籍就是一根定海神针,瞬间就能将凌乱归并整齐,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当我迷茫、疲倦,看不清远方,一本书就是一座灯塔,跟着我们一起上路,就不会迷失方向。书籍,让我摆脱了缺点,给了我勇气,甚至帮我擦亮了眼睛,它让我心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充满意想不到的想象力。

一本书,就是一段别开生面的旅途。也许是一片海,是一片沙漠,是门扉上,窗台上开满鲜花的欧洲小镇,或者是一个陌生却充满着爱的地方,丛林、古城,都从文字里泊泊流淌。我只需要安静地跟着这些心灵灵出发就行了。读书,就是给自己的心灵充电,让疲惫的灵魂裹着书香坚定从容地跨过沟壑浅滩。

书籍要用眼、用心去看,而音乐要用耳朵、用心去聆听。在安静寂寞孤单的時刻,一首歌就是一次温暖的陪伴。长路、黑夜、甚至在忙碌家务时,它们都在耳边轻轻地唱。歌曲是一个片段,是从生活的大场景里摘取的一小部分,用最完美的歌词和音符展现出来。不足百字的叙述弹唱,将一个故事一个情节浅吟低唱,落进我们的心间,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

这时,美好就会毫不设防地走进你的内心,温柔地向你微笑。所以,听,看,与朋友们分享一些歌,记住他们的心曲是多么愉快。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年轻的歌就会从远方赶来,化成一缕风、一片叶、一颗星,闪着光从我们的耳畔飘过。你会觉得自己离他们很近,能感受到青春飞扬的脉搏。

梦想照亮现实,走一条音乐路,需要数十年的坚持。唯有热爱才能做到,复制美,粘贴美,升华美,是每个音乐人共同的目标。音乐人刘欢说,生活是艰辛的,而音乐是快乐的。音乐总能让忘记身边的浮

尘。梦想就是心底的不舍和挚爱,寂寞又美丽。从不放过每一种声音,编辑,收集,谱写一首来自心灵的歌。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它们优美动听的旋律,向前走。

世界是如此的喧嚣,讯息像雪花纷纷而至,让自己安静下来,只需要一脉书香,一个音符。

□陈冬梅 我与书

